

急流勇退的飛行女先驅安妮塔史羅克

——不僅是航空女傑愛蜜拉伊哈的飛行教官，
自己也是名噪一時，卻退休得最早的女飛行員—— 沈運曾譯



安妮塔「妮塔」

史羅克(Anita "Neta" Snook)，她一生在航空界獲得的第一名不少，可以列出一張蠻長的清單，她是：

一、美國愛荷華州(Iowa)第一名女飛行員

二、美國維吉尼亞州(Virginia)寇蒂斯飛行學校(Curtiss Flying School)招收的第一名女學員。

三、獨自經營航空業之第一位女性。

四、第一位開設商用機場的女性。

此外，由於她與另一位航空先驅女飛行員之關係，令她更為出名。史羅克在其《我教愛蜜拉飛行(taught Amelia to Fly)》一書中，描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她們初次相識時寫道：「我永難忘記她父親帶她到機場來看我的那天情形。我喜歡她直接了當地，一見面便說出此行為目的，她說：『我想飛行，您願意教我嗎？』」當然上述書名中的愛蜜拉，指的便是愛蜜拉伊哈(Amelia Earhart——見本刊第三八二期本欄《第一位環球飛行的人》、第四二七期本欄《補記愛蜜拉伊哈》及第五八四期本欄《第一位飛越大西洋的女性》)。史羅克在高齡七十之後，才如何認識這位學世享譽的學生以及自己早年事蹟寫出，足證她對航空與飛行，是始終不能忘懷的。從該書書名來看，當然

史羅克已知愛蜜拉在航空史上所佔崇高地位，但在這兩位同樣熱愛航空的女士相識之前，史羅克在自己年輕的生命中，便早已充滿許多冒險和成就，值得出一本書了，但這一切卻不如她更重視婦女天職，急流勇退，靜心撫育國族幼苗，殊可感歎！

史羅克係一八九六年二月十四日在美國伊利諾州卡諾山市(Mount Carroll, Ill.)出生，自幼便被機器和飛行吸引得如醉如癡，她回憶：「早在我剛能記事的兒時開始，我便想要飛行。」還要感謝她的家庭醫生引燃她飛行的興趣，這位大夫駕著他那輛老爺「福特」車，總喜歡帶她去農家出診，她說：「大夫總愛開車爬上每個山坡頂，然後從山的另一邊飛快地開下來，我們管這樣叫『飛行』。」

她母親曾告訴一位愛荷華報社記者說：「當她還很小的時候，就自己做出能跑的玩具汽車和會漂行的船，從來不玩洋娃娃。」妮塔九歲時，她老爸買來一輛老爺二手車，父女兩人捧著說明書苦苦鑽研，終於學會了汽車維護——在一九〇五年時期，由於汽車機械工尚屬稀有職業，故為非常有用的本領。

一九一五年妮塔高中畢業後，隨父母遷居愛荷華州，進入設於阿麥斯(Ames)的愛荷華州立學院(Iowa State College——現已改為州立大學)。該校主要為一農業學院，但為便於招收女性，故增設「家政系(Home Economics Department)」，在修滿家政課程十七個必修

學分外，妮塔說：「我終於可以選修我真心想學的——機械製圖、內燃機引擎及農業拖拉機的保養及大檢修了。」

除了在教室研讀外，妮塔還花了不少時間在學校圖書館中，閱讀政府對「輕於空氣(lighter-than-air)」及「重於空氣(heavier-than-air)」航空器之分別規範管理等讀物。她唸到二年級時，便聽說航空先驅葛林寇蒂斯(Glenn Curtiss)剛開了一間飛行學校，也就是維吉尼亞州新港市(Newport News, Va.)所謂的「大西洋岸航空站(Atlantic Coast Aeronautical Station)」之一部分。妮塔立刻去報名，申請入學。結果令她大為失望，她收到草率地回覆「只簡單的四個大字『不收女生』」。第二年她又再在報紙上讀到一則招生廣告，學校名叫「達文普航空學校(Davenport Aviation School)」。就在愛荷華州，離她不遠。史羅克又去申請，這次立刻被錄取，成為該校第一名，也是惟一的一名女性。

史羅克在她自傳中回憶說：「終於這一天來到——我的首次飛行。我和教官滑行道場上，引擎怒吼著，我只覺得機尾擡起來了，但全然不覺得是如何離地升空的。我對高度毫無感覺，只要兩側有長長光滑的，正如長在我自己身上的雙翼，我便覺極安全了。」

從一九一七年六月起，「卷髮(Curry)」——同學們對史羅克的暱稱——便幫著維修學校的教練機。但非常不幸，九月九日，其中一架墜毀，校長摔死，教官重傷！學校終於關門大吉。一些同學們便轉而投向新港市寇蒂斯的飛行學校。臨行時答應史羅克，一定要去說服學校開例接收她。

果然，九月底史羅克收到好消息，她終於獲准入學。十月五日她便趕到學校。原本在「

達文普航空學校」的夥伴們，忙著帶她熟悉各處環境，並把她介紹給兩位教官：卡羅巴茲(Carl Butts)和萊特弟兄(Wright Brothers)派來的埃弟史丁生(Eddie Stinson)，後者終於在日後創建了他自己的「史丁生航空器公司」(Stinson Aircraft Co.)。史羅克後來發現自己在巴茲教官面前，總是緊張兮兮的原因，是他太過嚴厲苛刻了。但她卻覺得史丁生教官總是一興高采烈地，散發出「一種同志般的友誼感」。

僅僅在幾個月之後，史羅克已飛行若干小時，但尚未放單飛。這時學校突接政府命令，立刻停止一切進出學校之飛行。因美國已參加盟軍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惟恐德方間諜藉機進入學校，從空中攝取附近軍營影像，故學校飛機根本不准起飛。於是一九一八年初，學校將所有飛機拆卸後運到佛羅里達州邁亞米(Miami, Fla.)，寇蒂斯之另一飛行學校，同時亦運走許多學生，包括史羅克。

到一九一八年三月，在妮塔即將放單飛之前，飛行訓練處再次被打斷，那是威爾遜總統(Pres. Woodrow Wilson)所發布的一項正式禁令，在大戰期間，嚴禁在美國國內之一切私人飛行。於是，除了獲得學校一封證明函之外，史羅克只好收拾行囊空手回家，當時她的失望和挫敗感，在五十多年後回憶起來仍然可見，她說：「在與新港所有的朋友們辭別後，黯然返回愛荷華，過去一年，除了一張『茲證明』的破紙之外，我什麼也沒有值得帶回去給家人看的。」

不過妮塔在家僅短期居住後，便接獲英國航空部(British Air Ministry)寄來一封邀請函，聘其為航空器材驗收員，此職位乃史羅克在「達文普航空學校」一位友人推薦，其工作為改進英方在美訂購飛機零組件、引擎、驗收及交

運任務。她需派駐紐約州艾爾麥拉(Elmira)，負責驗收寇蒂斯Ox-5教練機之引擎及零組件，以及赴「威力斯摩諾」(Willys-Morrow)工廠驗收「陽光」(Sunbeam)引擎等事宜。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大戰結束時卸任，她獲得一張「不列顛戰時工作會」(British War Mission)頒贈之感謝狀。於是她又可自由追尋其酷愛之飛行了。

在她離開艾爾麥拉前，妮塔買進一架加拿大製造，已摔毀，名為「加拿客」(Canuck)的寇蒂斯N-4「珍妮」(Jenny)式機。她將之運回美國老家阿麥斯，一面在母校進修之餘，一面在雙親後院將該機重建。她回憶道：「人們來我家看見飛機都問：『你怎麼把它弄出這小院兒呢？能垂直升空嗎？』在美國中西部，當年很少有人曾經看見飛機這玩意兒的，絕大多數的飛行都侷限在東岸。」

史羅克修復「加拿客」後，把飛機大卸八塊，用拖車拖到附近一片草原上，然後才慢慢將之裝配完成。她回憶：「我只是非常關心這架重建後飛機的適航(Airworthiness)問題，而全然沒想到我自己，我知道我能把它飛起來。」果然不錯，她能。終於在一九二〇年春天，她將「加拿客」單飛升空。也可以說是她自己放自己單飛。

一九一八年，妮塔拍攝此照時已飛行若干小時，因一次大戰影響，又兩年後才放單飛。



此後，妮塔在美國中西部各地表演驚險飛行特技，並帶人空中遊覽，每趟飛行十五分鐘，收費十五美元。她所擁有的美國民用航空器飛行執照上，註明准許攜帶乘客人數欄內之數目為「無」(None)，但妮塔大膽地把這個「None」字開頭字母「N」給擦掉，使其讀如「一人」(one)了。不過，另外一張執照，卻是她畢生最為珍貴的。那是「美國航空協會」(Aero club of America)所頒，承認她為「萬國航空聯盟」(Federation Aeronautique Internationale)合格之飛行員，這是在一九二〇年夏，通過極為嚴格之考試後才獲得的。她曾宣稱：「這是我航空生涯的最高峰。現在我可以面對全世界，我是一名被認可的合格飛行員了」。

在愛荷華州的冬天飛行太艱苦了，而妮塔又急於給自己增加更多的飛行時數，於是，她將「加拿客」再次拆卸運往洛杉磯。因她曾聽說一位金勒先生(Wintfield Bert Kinner)，在杭亭頓公園市(Stuntington Park)附近自有的小飛機場上製造「金勒飛行機」(Kinner Airster)的事，她便跑去找到金氏，並且談成功了一樁交易。那就是：由妮塔負責試飛金氏所造出來的「飛行機」，以換取金勒飛機場做商業性開放，並成立一家帶客空中遊覽與空中廣告、特技

表演，和教練飛行的公司，統由史羅克妮塔出面經營。

二十年十二月的一個星期天，愛蜜拉伊哈和她老爸出現在金勒機場，她來要求學習飛行。二十一年的一月三日愛蜜拉便開始她首次飛行的第一課，為時雖僅二十分鐘，卻寫下了伊哈傳奇經歷的開端，以及兩位新女性堅定友誼之肇始。妮塔用「加拿客」教愛蜜拉飛了五小時，然後再換用「金勒飛行機」教練，又飛了十五小時——未付費——因愛蜜拉乾脆將那架金氏機買了下來。到七月其中一天，伊哈與史羅克兩人將這架「金勒飛行機」摔降在附近的「固特異(Goodyear)機場上。原因是該機起飛爬升太慢，難以獲得足夠高度越過跑道頭的尤加利樹叢之故。幸得二妹均未受傷，但螺旋槳及起落輪架都需換新了。當史羅克四處尋找伊哈之際，才發現這位日後媒體追逐的明星，正神色自若，好整以暇地對著化粧小粉盒，朝鼻尖兒上猛撲香粉，準備會見記者老爺們呢！

雖然這次失事，史羅克說若換成是她，也會同伊哈一樣把機頭拉起，而不將機頭推下。但後來她仍語帶保留地說：「也許我誤判了她的能力。」

這時，史羅克雖僅二十歲出頭，但似乎對自己期許甚高。為促進婦女能在萌芽時期的航空園地中，做出更大貢獻之主張，不遺餘力。她曾告訴一名洛杉磯晚報記者說：「其實在女性內心深處，較諸男性更愛冒險，但這種冒險犯難精神，卻已經被抑制若干世紀了，現在才在一九二一年的女人身上發揚出來！」

二十一年二月，史羅克參加在洛城的全國航空大賽中，她成為向四十名男性挑戰的惟一女性參賽者。她向新聞界說：「我是為了代表整個女性而飛的，可以說我必須讓全世界都親

眼看見，女性能飛得如世界上任何男性飛行員一樣好，一樣大膽敏捷，一樣令人震顫無已」。結果，她以第五名飛畢全程。

然而，到一九二二年春天，史羅克的生活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。因她與威廉邵遜(William Southern)結婚，並正等待著一個新生命的降臨，她曾寫道：「我太想要這個小寶寶了！盼望之心高於任何事物。我發誓，只要我能有一個健康的寶貴，我情願永遠放棄飛行。」

終於她得到一名健康的男嬰——取名叫威廉寇蒂斯 邵遜(William Curtis Southern)，除了乃父之名外，還用了葛林寇蒂斯之姓，以茲紀念。自是之後，史羅克遂將各項飛行及航空業務出售，自航空界悄然引退。數年後，愛蜜拉伊哈邀請妮塔史羅克參加她所創組之女飛行員組織，其後訂名為「九九俱樂部(Niney-Nines Club)」。見本刊第四九七期本欄《女飛行員九九俱樂部》，及第六四二、六四

三期本欄《簡介兩大世界婦女航空組織》——但為妮塔所婉拒。不久，伊哈又寄一信函給妮塔史羅克，結尾稱：「時空流暢，說不定在何時何地我倆人生道路，又再次交會，尚能容吾人小語話舊，余願已足！」

可惜從此之後，史羅克便再也沒見到過她了。當一九三七年，愛蜜拉伊哈駕駛機在太平洋上空失蹤的新聞震驚全球之後，史羅克才重新與伊哈家屬取得聯繫。其後，妮塔成為著名演說家，旅行各地，講述自己及愛蜜拉有關之航空生涯。她的自傳《我教愛蜜拉飛行》一書，於一九七四年問世，由「優越出版社(Vantage Press)發行，一時大為暢銷。這是她最後一次正式向世人談到航空。妮塔活到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去世，享年九十有五。一年後，妮塔史羅克邵遜之芳名被迎進「愛荷華州航空名人紀念堂(Town Aviation Hall of Fame)」入祀。結束了這位女性航空先驅，動若脫兔、靜若處子，多采多姿，卻又寧靜和平的一生。(完)

看圖講古

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四日，寇蒂斯公司的試飛員尤金 艾里首次嘗試由軍艦上起降。

彭興仁

